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憲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宋文選卷二十五

張文潛文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于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捨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益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

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簒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

如是則吾之立于天下之上不亦甚殆也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恥冲退之道使之輕禄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甚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禄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

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奬勝而羞敗進位而卑齒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及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

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葢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啟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使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而授之與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葢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

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説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夫為利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于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嗚呼孟子可為知利之實矣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為最難夫惟有所

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
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為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也
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于吾屨而中
者居多故雖不知則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屨之利必將
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
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
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
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綱

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奸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于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爲而起歟無乃出于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

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為不可以施于市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者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為裘一粒之不

精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峻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于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屨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終身之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

大而後能不出户而天下無遺慮矣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材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欲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勇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為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于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

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歎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勵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辨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為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于謀窘計失而後悔悟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于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于已也不逆于耳目而逆于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窘逆于心則為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不過多為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為實哉

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使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朝廷之臣孰不以爲過而至其有所主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

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誠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世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仗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彊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憤亂也甚矣不愛高爵厚禄以致天下之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以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為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間言不可得而入其

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為天下笑彼二君惑于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于無成為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

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于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于法而失其實與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不使人出于法至于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作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踈而人與法兩

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于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于法之内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獘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茍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獘也葢其獘非

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于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重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治未始不自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治簡肅而精

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絶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絶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于鳥獸之無情隂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取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治詭僞生于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于先王之時而閒之以不肖至于近古而任人

之道益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獘蓋出于人之獘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于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

常至于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時重之不當恕而强為之仁不必惡而過為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令夫天下之情有所謂狠惡而不遜衆指而惡之者幸而入于刑而考于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以重夫如是則是好為輕者之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于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犯者不

幸而遇刑而考于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好爲重者之好不行也昔者聖人之于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彊恕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當天下之所喜而吾寛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之所爲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

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于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主于貸而有罪者捨之以為恩威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為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之法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于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于其心而固取亂于民使過于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足顧也嗚呼是不

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為誠有拂于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為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徳者君子也尚何慊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為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日殺而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

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令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爲可畏而况於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爲不可慢而况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彼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于相以吾爲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捨可賞可罰捨吾

疑貳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于羣有司必使之一聽于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爾以權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以擄之久而不還以為巳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

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汚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是使擅天下之權于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為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

至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為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奸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亹亹則數見其所窘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

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于忠信而無術不亦謬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于忠信耶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為急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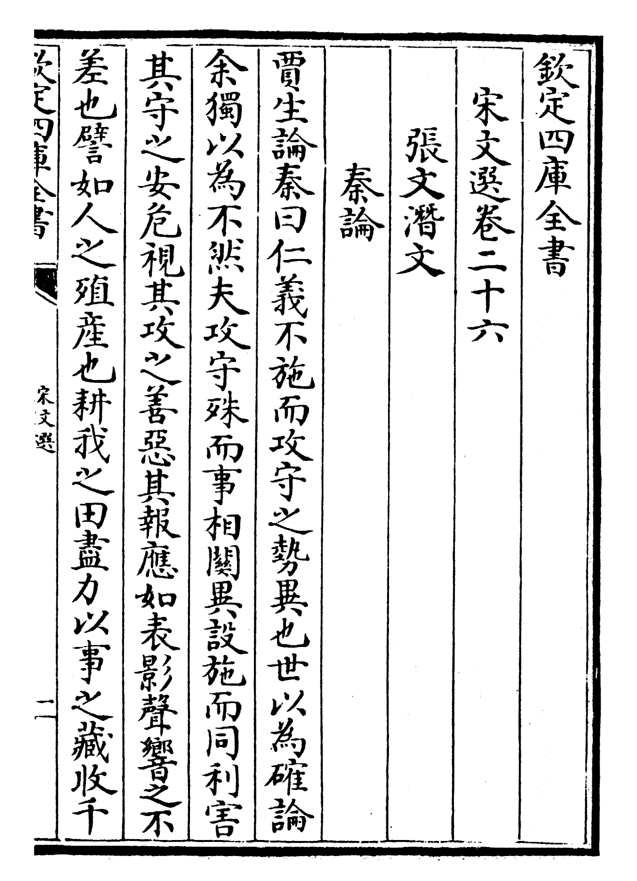
可以一日闕者其為將乎夫將之所以為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為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為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于遠方之物山海之竒産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畜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為患大矣然其為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為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

也譬之于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然人人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顧見者也故其為事不常有于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茍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于此而待遠方之竒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

戾好爭之心而常隂求天下之竒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常寓其法于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具田野者燕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長于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隂養天下豪傑

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懾也是故先王之于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于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于不求焉可也比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宋文選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卷二十六

張文潛文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為確論余獨以為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設施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視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産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藏收千

石封之倉廩而實之賈百金之貨於隣國而贏千金焉隣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富而貽之子孫則宴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産又殺人于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廄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彼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明法力征以經營天下且數世矣至於始皇之時六國大抵皆消沮始滅韓後滅齊大率

十年閒耳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于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而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張而暴興不待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已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為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

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為齊乃無一城為毅守者以是得之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况於暴秦乎

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吕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以王之天

下未以為過也然内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荅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當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隷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葢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

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狠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憂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於韓

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内顧而無所恃鉏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上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宫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

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覽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也

貴臣常禍傷於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矣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豪

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也求其無奔踶可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之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夫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刼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刼而無私意矣仗節死義與夫

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得一周昌能彊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廹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亦異矣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鮮鱣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鱠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具然皆庸怯

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
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雖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
輕凡人臣之能為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
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没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
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
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宫之竒之在虞諸侯不
敢侮焉此以名節為重也齊桓公兵車徜徉天下而諸
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敵也郭子儀在南吐

藩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至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於其心而不忍為則必有大恐懼於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畧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弒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冲舉國而與之夫是類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

才者先叛王敦桓温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中國之人莫之與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為國之患莫大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鋭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為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失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者安

能真為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抑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者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者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産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

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静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為國者宜察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問於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者矣非獨

君臣之分為然也自是而下之至於一鄉一邑之際茍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皆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於一鄉一邑而上至於君臣是果設為尊卑而不敢犯何為而然也蓋嘗求之以為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是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籍籍以力相勝於是民始大病之而後

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就教俛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於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強内有大臣之變泯絶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而晉亦微矣猶相與擕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窘凌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

海以來天下分為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效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彼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苻堅之敗於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窘而無所歸蓋常思之至於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於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

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出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徒雖其甚強有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人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崛強於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於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鄰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為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

亡何也夫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於敗而遂成其業者也十六國之顛沛是敗於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不皆貧也然謂博可為而不貧則不可其所言者固天下之理也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於不得已而為之夫事至於不得已而為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廹故也勉強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

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為之防曲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為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治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切常譬之世之淺人有居於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為於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於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室者既已習

于水而不可動夫彼其初豈不憂室與薪哉勢有所廹故也天下之勢亦何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為之備而已蓋豈有他術哉是亦築堤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於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横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百萬皆屬於節

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於度支賞罰於天子而權歸於將軍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于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尚有所安也使安於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葢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

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鉏蕩刻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勞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常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為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臾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僖昭之間而起於天寶之際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為苟且

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翰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奸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常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睿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為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

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二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故人雖強不忍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莫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咨内嬖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禄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犯上之不快則明皇之于

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蕃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彍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于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能逆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戰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

速而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禄山之勢雖强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揺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急則必投之以自藏方禄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髙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虚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虚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禄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禄山失范陽則必與

于河朔諸帥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率師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禄山無能爲也禄山傾國遠鬬委其所恃而不顧困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是唐爲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謂凡吾所以致力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

將之利害而所係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善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為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其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於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於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屬兵秣馬以閒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於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

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為不義之行彼
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
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
子常斂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是豈
非天下之大患歟葢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
可制而河北三鎮天下指為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
問以為是誠不可得而為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
以漢之時尚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曽

無以制之此其為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為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為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為之出死力以為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為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為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

其屬城而為之使如是而闕離之使其兵分地析則昔
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年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
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畔其素所愛耶
名為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為利哉是大不然夫人
惟貧也而後肯役於富惟賤也而後肯役於貴故兩富
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
豈有它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
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

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晏然而遣之耶使彼遏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國何求使彼遏吾命而不行則反于內而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於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

脅為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於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脅之鎮獨秉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節度之術也

明皇論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為言妙矣此義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説而樂之

深居奥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奸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聞秦人之疾病者曰我無為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旦罷游蕩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趣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捨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

賢人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内干戈碪鉞未常絶而間為神仙鬼神之説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没世不復凡此者其殆好無為之説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代宗論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

䂓事出一切人情震揺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叅之又嘗一為吐蕃所驚跳奔於陜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哉余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葢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陛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勇也與之較理則

彼戎狄也其乗氣而兇悖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於冐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陜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以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誰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

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而不疑竉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横也則殺之程元振之竉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於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毒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强僭有鞭撻海内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於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残滅亡之禍間不容髪自是之後亂不得息至於憲宗用一裴度决策出師始而既平山東河北强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内畧定二帝于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萬也管子有言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悦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强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

力弊於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為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為日久矣危亡之機立見而元濟昏童崛強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王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備此朱泚懷光所

以陸梁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於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阻而不能伉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起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閒而礫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五代論

春秋之世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虞皆明安危曉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敢易余切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

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而余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時常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塘在太原欲叛有闕時廷臣有呂琦者言于朝曰敬塘必結

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塘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為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華夏而其母舒嚕乃獨非之曰譬如吾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於南狼狽客死於路敬塘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中國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媪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别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

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為果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强諸葛亮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定中原之理乎穀於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故惟李穀獨有功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獨不知之耳

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於敵強而不我若而所大忌者與之為敵而兩無以相制也夫兩無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攖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后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計取之于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自立今夫

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且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於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如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温之強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

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搏也代勝代負久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退而勝者激之葢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欲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于楊劉德勝之間葢嘗屢而不勝矣其後郭崇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逼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

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扶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趨黄澤乘虚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趣汴之策也彼鄩以謂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功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决策不顧以趨太原所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為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

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宋文選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緒

謄録監生臣李敦源

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别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作天下使民之畏也有不待刑使人之愛也有不待賞夫無賞刑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絶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為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畏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為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于敗乎夫烏獲之力至於舉千鈞而

宋文選卷二十七

張文潛文

子産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于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

令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乎賢已者疑若怠惰而無志

而不知夫力之所受於天者莫不有極强任而過使之

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于禍歟吾知量力

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膂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灾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灾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為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謂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常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余讀書至此未嘗不切

嘆古之君子其知慮深遠而校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惑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余不知二人者果能為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於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為聖豈好高而為之哉其中

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為之哉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為是故罪至於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為恩而鄉閭之鬭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為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為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固若是愬然而已哉彼誠

以為事至於可以不為而無我責而我緦緦然求為之以為功則夫世之求為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後為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於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恒弒其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強於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吾以惡而怨之者是

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亦足矣故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為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禄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止而不享其報此魯仲連之所以為賢歟嗟夫魯仲連之所以為賢乃其所以為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禄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仲連

者獨能不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
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不勉
于義必自仲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仲連而後可則
亦率天下為偽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
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
廢者惟其不強仁義以為賢而不捨仁義以求自便也
不強以為賢故為善者不難不捨以為便故不為者有
所畏夫人不可不為而為之不難是天下之所以同守

而不廢也而後之愚者常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為不易也

樂毅論

余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於兼并而取毅之不取莒與即墨以謂明信義於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為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

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之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樂生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乘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以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動師于外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弊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

終樂毅之計而騎刼代之矣由是觀之樂子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毅之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示民明信而有意於王業之事也且樂毅常一至臨淄中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於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讐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為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為兵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憂侯

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之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未始有此故余皆不信之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於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鬬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於公不可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强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亡自商君

起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飲食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患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木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

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揉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廹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

得所敵者破傜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於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慘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乎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應侯論

余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雎困若
展轉既瀕于死其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
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輕發非如
朝遊夕説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
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必出于萬全故
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
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嘗秦王之
心而自固其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

終朝而逐之則睢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所序睢事如此乃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交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

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睢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為計如此萬有一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人何所不可而遽為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二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為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之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于是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于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

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為人也明厲而不達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亦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聽政辭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序載書敘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哉蓋誠未加于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

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驟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陳軫論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于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為力勞何也蓋遊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縱張儀必於横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縱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為縱之利矣一日

而散為横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敝也
縱者不敢横雖見横之利而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之
是強其所不親横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也
而強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強其所不親是交胡越
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
之可親而兄弟為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
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是必間之而後可
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于禍

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僅以免故縱横者危道也横常負天下之責縱則任天下之咎故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横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横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横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説故其為説不勞而其身處於安佚然則陳軫者其説士之巨擘者也

田横論

余讀田横傳横之將死告其客子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横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切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于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則起而為亂蓋其所素蓄積未常不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考其本心蓋亦如田横之所恥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畏懷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爾

故怏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于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今觀高祖之時韓王信首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亂于長安内外禍結高祖奔走不息而僅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祼將于京商士從之矣而況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

惟民歸於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陳平論

余觀陳平使人刼酈商使其子説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切嘆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於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爲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刼之豈不肯使

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為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於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必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利害之際安能無疑者昔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不悅周公詳說而審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開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為不可及也

蕭何論

高祖論蕭何為漢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諸將百計諭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與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隷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以為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為此其心葢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說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

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于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我之不憚侵辱之如此者務以抑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如何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于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羈民其驍武勇鷙

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驕而抑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為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辯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于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於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辯彼將漠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

天下之人雖不顧於理有所不畏然至於心之所不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民必有以不義而正之者矣而莊公卒為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於頴考叔為一言于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為孝弟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相感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弟而不諭者然退而視其所為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矣

則外雖不免於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辨折而使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是矣彼高祖之為人出於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於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於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謂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於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抒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

難致者而為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謂智歟故折人於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于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於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后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極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

後狄仁傑為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魏豹彭越論

余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族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余

嘗疑漢之於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常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遺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為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

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為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也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二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分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於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

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為虜而不恥者其心猶冀萬有一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况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為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於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饑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

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疾怨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為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為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為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為我用故也三人之為我亡楚也非為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為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及

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晏坐無事猶狼顧其上況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余悲高祖於此有不獲已焉

衛青論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為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

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於取名驚世者或者能之而有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自媚於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之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顧而非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於拜權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竇之事

至絶口不荐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議夫籍福之歡而為使意斬伐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使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於壯鋭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為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鋭是數者子儀若不及

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為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戰則忌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禄又有不忍欺其君者東方朔論

上林苑害民田號為正諫咈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賦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游梁羈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忘於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已開其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黙然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恐媿者亦異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

從來有足觀者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為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欣慕焉遷之為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於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為遷言故於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辨之如此幾於愚乎與夫時

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天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己於禍而拳拳晏子還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為書敘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為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刎以浮詞以首遺人哉

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余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於其國而讓為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可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鬬爭於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不足載之於書而遷序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錄

也

趙充國論

余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方之先零持久頓兵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非有奇變可喜之功葢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畧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為僥倖之利而

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為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變捨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以與敵鬭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闕非離其交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亡乃徐待其勢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決死為必敗哉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余嘗怪武帝用衛

青霍去病出萬死萬戰以蹂踐匈奴之彊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内有太宗之彊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意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彊而不能致匈奴於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彊雖足以取

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得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鋭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廵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勾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勾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一戰為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方之衆至百計

虜取稱年而後成彼非惡速戰也以謂此用兵之法也

陳湯論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倖生事夷狄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詘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録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槀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

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大臣不待命而有功恃其功以邀我則亦為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賞不才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余說語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初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

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兵不可以常徼倖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長來乎徼功生事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已矣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

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説也

邴吉論

邴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敵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敵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至見爲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爲

徼幸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于君其善徼而不諱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常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

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其未之思歟夫冒僥倖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邴丞相恨也

王鄭何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忠清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為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為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為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

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大不善為不仁而有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余觀王祥鄭冲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之君子可也然為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我慎君子之行忽而當事則為小人所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家在邦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賢君子之名而或屈乎董賢或廹於王莽使為奸者反依之以取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

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直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奸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淡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平居必不能急病理煩當難必不能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圜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奸臣孽后切齒於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與華之知寧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亦死不為亦死徼倖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為怨則彊王援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素履之高文名重累自衆所不置已有遯尾之厲嗟乎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為是言

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者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董卓之守塢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僥倖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亦可悲也夫

王導論

余觀王導之為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利修

戰伐其俗好戰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連彊而無内亂然當其亡也必為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夫無内亂雖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鬬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犯亮既死姜維恃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為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既死

而規畧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肖俯俛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彊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窘則不亡何則內有彊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取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於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賔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為寬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夷

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墮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為此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導之意以謂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曜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為保國之計尚為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元之倔彊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

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於陵夷甚弊之後是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未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赦之也唐之為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捨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

非也天之所與者通安得而報之君子於其仇度非其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禄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於可為之時者得罪於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裴守真論

先王之禮不明於世日以廢壊遂至於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諛夫盜儒茍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

於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污君習於安樂驕傲者勉而為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誚夫盜儒又從而為之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并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狥其君余讀裴守真

傳守真善容與為大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令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嗚

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金珠翠羽婦人之衣奇文巧畫房闥之玩山靈嵬怪可駭之物雕常織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便安者為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謂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偷風諧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哉

韓愈論

韓退之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為三國又裂為南北天

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嫚之風亂以羌人悍魯鄙悖之氣至於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貞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謨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方有見於聖賢之大而後知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於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於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政刑所謂教也而出於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於性性則原於天論至於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

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者歟

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而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㓙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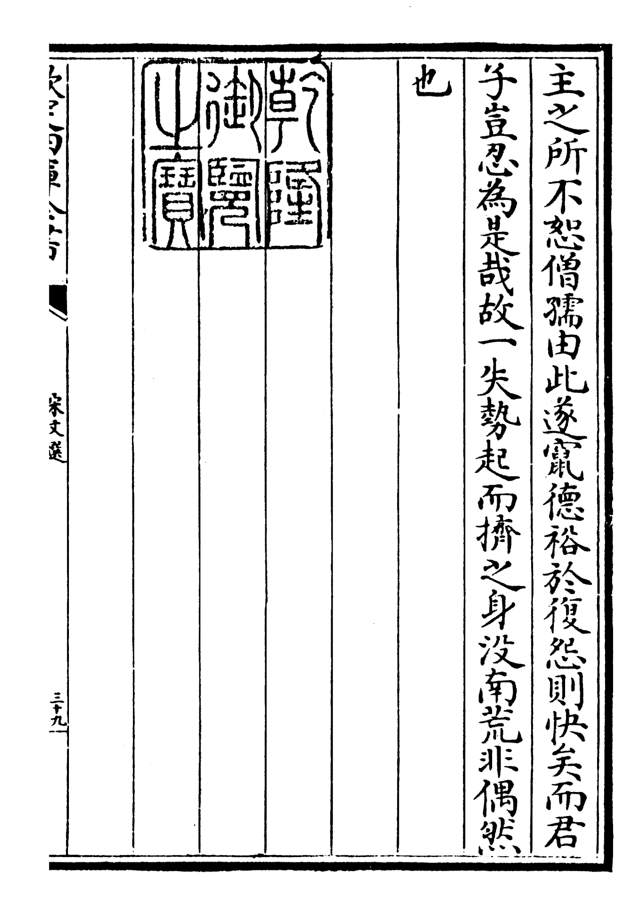
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之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

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静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將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驃勇而中有所不可得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獨為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才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李德裕論

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娩然度之制變務出於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言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之朝憲宗以其有寵於母后也問計於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於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於郭誼為多稹勢已窘

戮誼斬禎以降此在禎為可愍在朝廷為可賞德裕以為劉禎小子安能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禎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殊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彊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於其下其為慮葢已疎矣德裕惡僧儒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義結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反者之罪為無以加人



主之所不恕僧孺由此遂竄德裕於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為是哉故一失勢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宋文選卷二十七